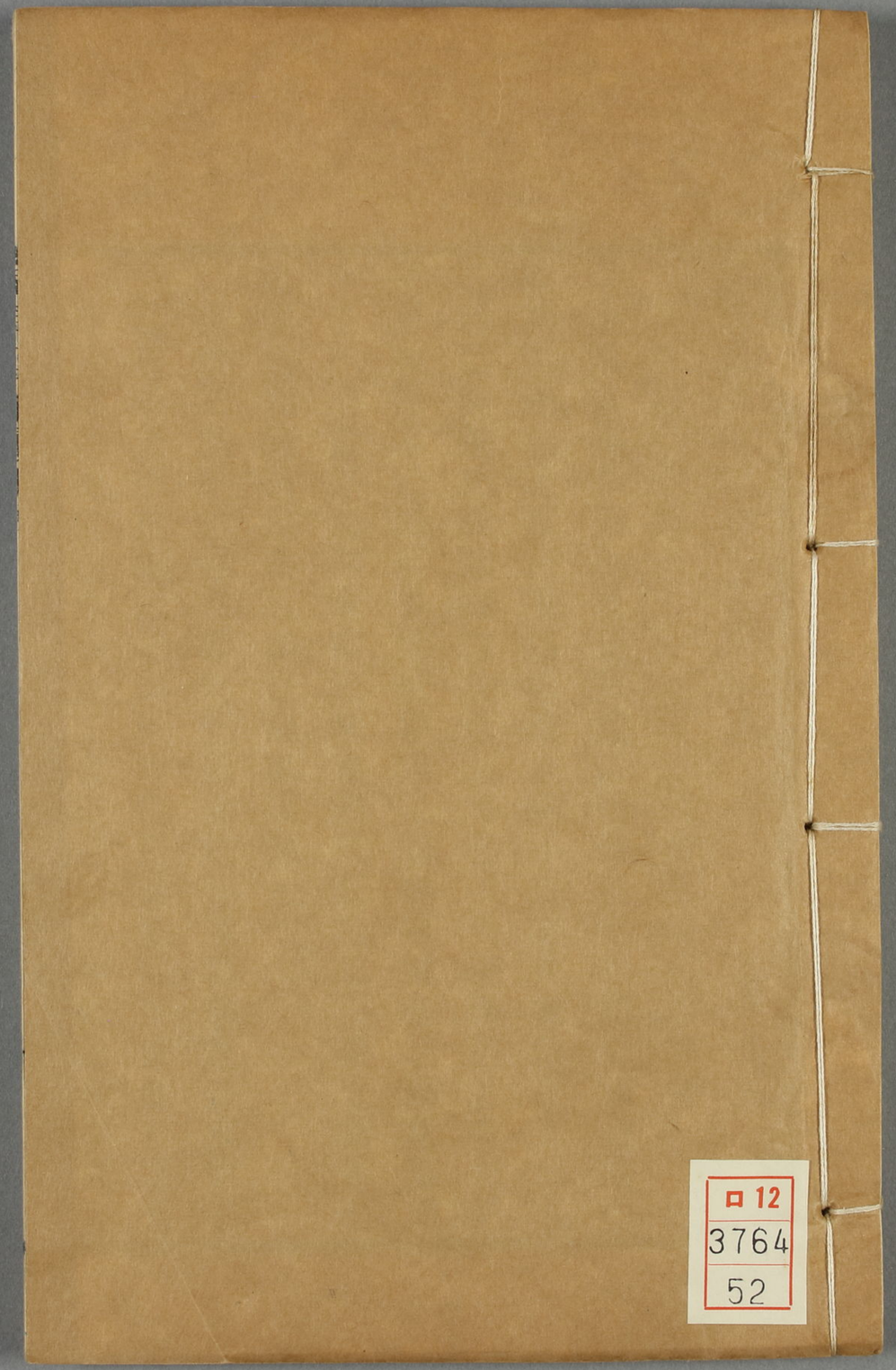




□ 12
3764
52



D12
3764
52

五經小學述一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在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　詩疏十一之二

按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已訖之已與辰巳之巳篆本同字廣韻巳辰名詳里切巳止也此也甚也訖也羊已切又音似是音亦同也

91-85

箋謂已成宮廟然後築寢室似爲已字假借故讀若已午之已非謂已午之地也陸德明音義云似毛如字鄭音已午之已孔說迂回難通失鄭義矣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正已有似讀之證也

日本山鼎七經孟子攷文毛詩謂已成其宮廟也已下有地字是箋已明言已地按正義引箋文無地字其反復左證以釋已爲已地明箋無地字也山鼎所見古本異者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諸本于經正文尙多脫誤而況于注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徵足其義是宋時校經者往往據疏增改注文如此類者不少已地成其宮廟于義難通固不得以改本爲正也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正義曰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春秋疏四十九

按鮫海魚名非澤中所生說文鮫小徐本作目大徐本作自皆舟字之誤 箱字又作馭周禮敿人音義云敿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斿同又音御是敿卽斿讀御蓋古音也鮫當爲斿字之譌而疏就鮫釋之誤矣音義鮫音交亦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澤非舟虞不敢緣名舟虞卽舟斿入曰匪頒之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元謂王所分賜羣臣也釋曰云元謂王所分賜羣臣者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周禮疏二

按說文匪器似竹筐無分訓惟糞有非音說文云糞賦事也

从粪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粪故鄭司農云匪分也又說文琵字訓別與班賦之義不類粪班之式斯爲允矣

又按音義頒鄭音班徐音墳說文云頒大頭也从頁分聲一曰鬢也詩曰有頒其首周禮借頒作班說文云班分瑞玉从珏从刀故鄭司農讀爲班布之班詩有頒其首之頒乃讀符云反耳徐音誤也

虞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釋曰破匪爲分者米穀非是匪所盛之物又以爲盧商市在道分頒義合故不爲匪也周禮疏十六

按音義匪頒上音分亦如字下音班匪有讀如字者顯與注

背則大宰九式之匪頒賈釋陸音皆不之及其讀如字無疑故賈於此疏言米穀非匪所盛之物又以爲賜之義明不破字也

如魚鎮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亾閭門塞竇乃自後踰注鎮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此皆繇辭正義曰是賈達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詩之爲體文皆韻句其語助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卽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其玉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亾自相爲韻裔焉二字爲助句之辭且繇辭之

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將亾爲韻又一薰一蕴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爲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劉以爲喬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而規杜過非也春秋疏六十

按繇辭羊與亾韻竇與踰韻廣雅云喬邊也高誘呂氏春秋天子焉始乘舟注云焉猶於也顧甯人炎武曰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亾蒯聵久於外故曰竊尾入國而縱恣故曰衡流方羊文自明晢正義傳注曲爲之說轉生擾耳竊是假借字說文云竊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正亦聲又云穉赤色从赤孕聲詩曰魴魚赬尾或从貞作赬或从丁作赿乃本字也漢書劉歆傳言左氏多古字古言此類猶存一二其爲俗儒所改者固不少矣惜哉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爾終達生也姜嫄之于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詩疏十七之一

按傳達生也如與而通言姜嫄之子先凡人之生而生也正義隨文解之轉增膠結箋所據葢三家之說說文云牽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達初學記引說文作羔羊子也羚五月生

羔也犖六月生羔也羭羊未卒歲也是唐時
說文本如此后稷蓋七月而生故曰如犖簑云言易也非經
旨下言易也至橫逆人道亦鄭箋正義誤以爲傳不待十月而生故曰先生聖人神
靈得天獨厚其孕之月已終故曰禰厥月凡人不及月而生
者多有所拆副菑害天特以是顯其靈而康甯其禮祀故七
月而生子無有拆副菑害也正義以先生爲首子及謂先生
者多難非是以其不及月而生故棄之聞其泣然後取之斯
理之常且以承天意異之於天下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震動夙早育長也正義曰震動夙早育
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季左傳曰邑姜方震太
叔哀元季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
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
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同上
按說文娠女妊身動也从女辰聲春秋傳曰后緡方娠詩及
左傳皆作震假借字言早者卽下所云先生如犖是也正義
不得其解故辭多紆回矣
設罝罳注今文罝爲密釋曰云設罝罳者以茅覆
罳長則柬其本短則編其中案冬官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
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又曰閨門容小扃參个注云小扃鼏
鼎之扃長二尺皆依漢禮而知今此豚鼎之扃當用小扃也云
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者一部之內皆然不從今文故盩之

按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鄭易玉鉉大吉也冂部冂覆也从一下垂也巾部幎幔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大徐皆讀莫狄反由誤以鼏从冂得聲也又冂字下注云今俗作冪不知冪鄭冪字之譌周禮冪人字如此蓋冂借幎耳禮器犧尊疏布鼏注鼏或作幕音義云幎本又作冪莫歷反此冂借幎之徵古文借密爲冂亦借鑊楚辭瑤鑊酌謂以巾覆酌鑊从蚀鼏聲或作密是鼏乃冂字重文或古籀說文脫也至鼎部之鼒从冂得聲說文曰古文作冏从戶冏聲冏古熒反故說文借扃爲鼒說文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鼏鉉同義不同字與鼏爲密自別也

司爟注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周禮疏二十八）

司烜氏云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垣鄭司農云當爲烜（周禮疏三十四）

按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烜或从亘繫傳烜字不在爟字重文下注云或與爟同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爟故曰掌行火之政令然爟从火雚聲烜从火亘聲音本相近由杜子春破字讀司燋之燋爲爟以致相混耳故書爟爲燋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熯燋也按葦氏掌共燋契注杜子春云燋讀爲細目燋

之燋或曰如薪燋之燋元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
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疏云子春燋樵皆從
俗讀爲柴樵之樵後鄭音雀意取莊子爝火之義莊子爝火
不息音義爝本又作燋音爵郭祖嫩反向云人所然火也一
云燋火謂小火也字林云爝炬火也子召反燋所以然持火
者子約反是古人爟烜同字燋爝借音破燋爲爟失之遠矣
燋人所然火故爲私火鄭注凡祭祀則祭爟云報其爲明之
功禮如祭爨是爟亦當爲燋也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也音
義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延也爝卽燋字民間相傳之火謂之
燋火至改火乃取新火燕燋而去其故祭燋祭始爲燋之人
以明火熬燋取其繫不用相傳燋火思褻也司烜氏之烜故

書垣爲烜字假借後鄭以爟烜聲近無以相別讀烜爲爨如
司爟之爟從故書作燋則國火明火義自粲然不必破字以
示異矣音義燋哉約反李又音灼烜劉音袁
說文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
令从火雚聲重文烜或从亘此世所行徐鼎臣奉勅校定本
也向疑許氏誤以司烜氏爲司爟及校韻會所引說文爟取
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爟
韻會引說文多繫傳元本與今繫傳本異从火雚聲四字在
周禮上可見周禮二句是後人所加非許氏本文也今本繫
傳从火雚聲四字在舉火曰爟上餘同大徐本而烜字不爲
爟之重文坿部末注或與爟同是小徐本又以舉火曰爟爲

異說故在从火雚聲下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燭以爟火爇以犧貑高誘注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槔燭以照之爇以牲血祭之曰爇爟讀曰權衡之權周禮音義司爟古喚反無權音矣記封禪書通權火注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槔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索隱云權如字解如張晏一音爟周禮有司爟爟火官非也是權火不當讀爟也權火狀若絜槔故取義於權而高誘釋以司爟之爟故書爟爲燋杜子春讀爲爟如爟爲權火不得謂之私火矣又犧貑爲宗廟之牲則爟火宜爲祭祀之火或司烜氏墳燭庭燎之類顧引

周禮掌行火之政令以國火證之非其義也葢許氏本文但有取火於日官名从火雚聲十字取火於日官司烜氏也烜與爟同至舉火曰爟或存異說讀權衡之權義猶可通又引司爟之文則剿說相襲之譌也故欲治經必先治小學而後可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釋曰子春云焌讀爲英俊之俊者意取荊燋之中英俊者爲楚焞灼龜也後鄭讀焌爲戈鐏之鐏者讀從曲禮云前其鐏意取銳頭以灼龜也

按說文焌然火也从火炙聲周禮曰遂齍其焌焌火在前以
焞灼龜士喪禮卜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
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
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席于闑西
閾外宗人告事具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
龜西首燋在北宗人授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
少退受命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
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
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
卜人龜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卜龜儀節見於經者此爲最
詳曰楚焞曰燋而已故筆人掌供燋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焞

卽契所用灼龜也杜子春謂契爲契龜之鑿似契別是一物
按毛詩爰契我龜傳云契開也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是契
龜卽灼龜儀禮注云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
以然火者也焌契謂契之然者周禮不言楚焞華氏以華命
官華以楚爲之以其物謂之華以其用謂之焞用以契龜故
其職但言供燋契而已焌或作俊假借字疏隨文解之誤鐏
亦借音後鄭訓焌爲然無取於銳也音義焞吐敦反又徒敦
反又在悶反又祖悶反一音純李音祖館反焌音俊又存悶
反又祖悶反李祖館反是焞讀有與焌音同者周禮言焌儀
禮言焞說文焞明也明亦然也按儀禮楚焞置于燋下言執
燋卽華氏也又言卜人抱龜燋始授卜者又言卜人坐作龜

作罷必揚火言燋則楚焞可知楚之然者謂之焞義亦可通也

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蒼蚩蚘或曰黃帝釋曰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義周禮疏十九

按音義云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是貉舊讀禡鄭康成讀爲陌也大司馬有司表貉注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後鄭不改而肆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佰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佰古無陌字佰卽東西爲陌之陌故陸音陌說文云佰相什佰也俗本什佰作十百非

又按甸祝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釋曰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音義貉莫駕反注禡同不釋杜讀而肆師又云鄭音陌後表貉皆同則甸祝鄭亦讀陌矣

夾兩階陔傳堂廉曰陔士所立處正義曰堂廉曰陔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尚書疏十八

按說文陔廣臣也从臣亥聲陔古文陔从戶夾兩階陔之陔正當作陔凡階皆在堂廉之前王者內陛則廉盡階階在廉內如人之顏故曰階陔猶言賓階面阼階面也傳堂廉曰陔確不可易蓋亦漢時舊詁也至从戶之陔別是一字當入戶部古文戶臣字相近今本說文誤以陔爲陔字重文亦以尚

書夾兩階陛隸古轉寫作陛不知階陛取義於頤與戶無涉
也廣雅釋室云栻陛欄砌也爾雅栻謂之閾注門限也玉篇
楚人呼門限曰欐漢書外戚傳切皆銅沓冒黃金塗飾古曰
切門限也音于結反說文無砌字西都賦卻砌注引漢書作
砌栻欐砌皆是門限則陛非堂廉陛从戶从巳巳亦聲巳止
也與限从艮同張衡西京賦金陛玉階注引廣雅陛砌也明
陛用黃金塗階則以石爲之注尚書者以廣雅易傳謂切爲
階失之矣玉篇臣部陛與之切廣庳也長也字書云美也戶
部陛牀巳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陛亦作扉不以陛爲陛
重文則今本說文陛下陛古文陛从戶後人羼入無疑

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祴也釋曰鄭云若今令甓

祴也者漢時名堂涂爲令甓祴令甓則令之塼也祴則塼道者
也周禮疏四十二

按音義云祴音階類篇示部祴柯開切說文宗廟奏祴樂衣
部祴居諧切堂涂鄭康成曰若今令辟又柯開切亦引說文
宗廟奏祴樂舛駁殊甚說文示部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
衣部無祴字廣韻祴釋典有衣祴古得切釋元應一切經音
義云衣祴孤得反相傳云謂衣襟也未詳所出明祴字惟釋
典有之類篇誤讀鄭注又沿陸音遂混祴祴爲一字耳令甓
祴之祴卽鍾師奏祴夏之祴祴陛互相借注从衣音義音階
皆非是祴當从示古哀切借作陛說文陛階次也堂涂築塼
爲階次故曰令甓祴無取乎衣祴之義也

夫角之本蹙於剉而休於氣禮疏四十二

釋文云剉乃老反又作腦

按說文㾗頭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从象髮囟象㾗形玉篇㾗奴道切頭髓也或作腦亦作腦攻工記作剉於六書無所取義但相傳以爲古文奇字而不敢易不知㾗从匕从㾗㾗即古文囟字字作巛是古文㾗當作此故隸譌作剉或从出耳㾗既象形則㾗爲會意許氏於㾗下又以象形說之誤矣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義曰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

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

按鄭義以旬而見爲大夫命士子見之禮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爲天子諸侯子見之禮故讀旬爲均以前經證之知不然者夫入食如養禮謂未食而見而後入食也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謂已食而見徹夫婦之餘使妾餕也適子降於冢子亦夫婦禮食而後見經雖無明文可以類推接子禮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適子與冢子猶有別況庶子乎若云適子庶子均而見則天子諸侯之適子庶子其見之禮本同唯世子禮異故鄭謂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不得謂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均而見也禮三本記曰大夫士有常宗記言此以明命士以上必有宗故重

冢子其名之也既曰記有帥又曰記有成必執其右手以示將授之事而適子庶子則無辭但循其首而已自天子諸侯至於大夫命士皆然鄭乃以均而見爲辟人君謂大夫士名子之禮冢庶無辨失其義矣旬當爲旬字之誤說文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或从旬作眴玉篇旬同說文胡絹切又眡徒賢切大戴禮人生三月而眡又胡涓切眡从目从勻卽旬文不省玉篇誤以爲兩字耳盧景宣大戴禮三月而徹眡注眡精轉視皃亦與目搖解同是旬誤旬眴卽旬之證也葢旬而見申上三月而見之義白虎通義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可知而名之眴亦眴字之誤家語本命篇云三月而微眴王肅注眴精轉也大戴禮盧注亦云徹或爲微說苑辨徹作達謂眴作眼是徹或爲微或爲達而眴眼則皆眴字之誤也　記言此明名子所以必三月之末而冢子與適子庶子見有先後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達禮且以明大夫命士之必有宗與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章可以互相發明也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正義曰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同上

按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天子大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是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本當絕讀射皆如字音義以下射字屬下讀食亦反誤禮射

唯四矢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箋云射必四矢者象其能
禦四方之亂也禮大射鄉射皆挾矢皆象有事於四方而
射必張侯侯必北面則負子之射亦必有侯侯亦北面可知
特以禮射四矢故止言四方負子射六矢故兼言天地耳鄭
注孔疏本自明晰而俗師沿音義之誤失其舊讀射義重天
地四方四字白虎通義引韓詩內傳重上下四方四字射字
屬下讀亦言六矢取數於上下四方射皆讀如字上下四方
是射名蓋一矢爲天射一矢爲地射其四矢爲四方射猶司
儀之天揖時揖土揖皆揖之名也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注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正義曰皇氏
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

按說文云暀光美也从日往聲釋詁云暀暀皇皇美也鄭以
上言語之美既云皇皇此祭祀之儀當爲暀暀故讀如歸往
之往非必取義於心有所繫往也原皇氏之說亦有所據詩
烝烝皇皇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
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詩正義引詩釋詁作往往皇皇是直以暀爲往矣）故以皇皇爲往往
箋言暀暀猶往往之義矣）必言皇當作暀是皇皇不得直詁爲往往而皇皇可假借爲
暀暀耳玉藻廟中齊齊注恭慤兒也齊齊不必定訓爲嚴正
則暀暀亦不必定訓爲繫往自不明六書有諧聲壹以會意
釋之穿鑿附會之病固非獨王介甫字說爲然矣

以習五戎班馬政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棄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禮記疏十七）

按呂氏春秋作狡馬無政字注云狡擇也爲將田故習肄五兵選擇田馬使堪棄也下七騶高鄭皆以爲趣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棄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又趣馬掌贊正良馬注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謂馭夫之時又校人秋臧僕注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元謂僕馭五路之僕此馬政即校人秋臧僕之政趣馬佐之是也當從禮記作班馬政與校人夏頒馬夏小正五月頒馬義異狡與蒐按同狡爲春田名又狡擇毛物即頒馬亦不當在季秋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旃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注僕戎僕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旃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同上）

司徒撢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咸駕載旆旃與受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撢扑北鄉以誓之注僕於周禮爲田僕掌御田輅七騶於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周禮作植）故載旆也與衆也衆當受（周禮作獲）者揚之（周禮作獵）之政令田車者各以等級陳於屏外也淮南僕作大僕載旌作戴茬

整設作皆正設誓作贊旆旌同荏誤高注但解載旆而不言
旆是高讀咸駕載旆絕句旆字衍輿即旆異文毛詩旆維旆
矣傳云旆旆所以聚眾也則旆輿皆可訓眾義實同也當從
高以輿及旆屬下讀云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者言布臧僕
之政也司常旂車載旌注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
爲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者皆非也七騶秦官左傳程鄭爲
棄馬御六騶屬焉注六騶六閑之騶諸侯有六閑馬天子十
二閑而七騶知與杜義異也國語謂棄馬御爲贊僕或即趣
馬所謂贊正良馬者與趣馬掌駕說之頒則駕者宜爲趣馬
矣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
人并六騶爲七故爲七騶見正義亦約略言之耳云旆授車以

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撝扑北面誓之者言聽獨田之誓也鄭
注大司馬中冬大閱引此文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
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鄭荅謂此爲大
閱之誓而聽誓者爲羣吏也其實不然以此益見古人序
事之密無一字虛設上云以習五戎知先治兵而後獨田又
云咸駕載旆知棄田路非戎路此云旆授車知爲鄉遂之眾
非軍吏諸帥也司常言大閱則曰州里建旟縣鄙建旆大司
馬言治兵則曰郊野載旆百官載旟鄭注一云鄉遂之官互
約言之一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
載旆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
也以此約之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

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旄較旛爲正故高破旛訓眾也又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大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獵之罰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謂據漢田律而言秦制或亦然與下苗田獮田皆云如蒐田之獵則三時皆誓民唯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聽焉非此搢扑之誓明矣書曰扑作教刑乃謂誓眾以軍獵皆鄭注之不可從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同上

按呂氏春秋作乃厲服厲飾注厲服廣飾注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挾皆作操

月令行糜粥飲食無注

檀弓饘粥之食無注

內則饘酏注酏粥也一或以酏爲醴注釀粥爲醴黍酏注酏粥糗餌粉酏注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養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養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餌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餌是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糜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餌

士喪禮夏祝鬻餘飯注鬻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鬻也
既夕禮夏祝徹餘飯注徹去鬻　又歠粥注粥糜也
遷人羞遷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糗熬大豆
與米也粉豆屑也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元謂此二物皆
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
餌餈之黏箸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鄭司農云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
菜餚蒸元謂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云云又曰糝云云
釋言餬饘也注糜也　鬻糜也注淖糜　春秋僖二十八年傳正
石經作糜　義引釋言糜皆作糜唐
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穀饘焉注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

衣食爲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昭七年傳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注於是鼎中爲饘鬻饘
餬屬言至儉
孟子飦粥之食注飦糜粥也
荀子禮論酒醴飦鬻魚肉未薿酒漿注飦鬻未薿喪者之食
管子山權數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注糧章延
反糜也
莊子讓王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　藜羹不糝呂
氏春秋慎人同
呂氏春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陰氣發老年衰故共
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

粉粢是也 盧校糜作糜禮本作惿

淮南天文訓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粹鬻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粹鬻音浮欲粥也道藏本無粹鬻以下三字 時則訓仲秋行粹鬻飲食 無注方言餈飵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餈或曰飵或曰餬秦晉之際河陰之開曰饘饙此秦語也注饘糜也晝飯為餐謁請也今關西人呼食欲飽為饘饙 餬託庇寓緪寄也齊魯宋衛陳晉汝潁荊州江淮之間曰庇或曰寓寄食為餬凡寄物為緪注傳曰餬予口於四方是也 餌謂之餈或謂之餻或謂之餖或謂之飵或謂之餬

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 御覽作糜爛 粥濯是於糜粥粥然也 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 御覽無育育然三字上粥粥當作育育亦可見粥讀余六反也 餅并也波麥麪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洏也亦言以胡麻著之上也 本作止蒸餅湯餅蝎餅髓餅金餅索餅之等 本作屬從一切經音義改 各隨形以名之也糝黏也相黏敷也餌而也相黏而也沇豫曰溏淡就形名之也養漬也烝燥屑使相潤漬餅之也 肺膊 本作膞據御覽改 膊饘也以米 御覽作全米 糝之如膏饘也

按說文鬻與糜鬻與饘鬻部居各別而經典皆沿字聲之譌其譌實始於漢時隸書 隸釋載王純碑鬻作粥糜 魏晉以後為小學者展轉相循或重文而析為數字或兩字而併為重文歧

誤舛錯莫可辨識今列許氏說於左方而以諸家異同疏於其下俾習小學者攷焉

說文瀰部鬻健也从瀰米聲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鬻作粥音之六切雍熙本

鬻健也从瀰米臣鍇曰今俗作粥古或借此字誤二徐鬻皆讀糜繫傳本按字書粥或讀余六切或讀之六切無讀鬻六反者小徐祝音職六反此六糜闉之反闉六當為闉之也

為賣鬻字闉六反繫傳本切無

鬻賣也从瀰毓聲臣鍇曰糜即鬻也蓋當時誤讀鬻為賣相沿已久故借糜聲以別之漢晉人注經傳者多如此俗皆妄改作糜自是从麻从米得聲之字遂混而為一矣

或省从米作鬻雍熙本

鬻也从瀰毓聲臣鍇曰糜即鬻也融切瀰或从食衍聲作餄或从干聲作飥或从建聲作饘雍熙本繫傳本餘同上按一切經音義摩伽經鬻又作粥古文精今作粥同之六反說文粥糜也是唐以前說文此注鬻作糜小徐猶是舊本故云糜即鬻也蓋當時誤讀鬻為瀰又以為賣賣之讀相沿已久故借糜聲以別之漢晉人注經傳者多如此俗皆妄改作糜自是从麻从米得聲之字遂混而為一矣瀰鬻也从粥侃聲諸延切瀰或从食衍聲作餄或从干聲作飥或从建聲作饘雍熙本繫

米部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去九切雍熙本繫傳闕臣鍇曰燭乾米麥也韻會補

糗春糗也从米其九切雍熙本繫傳闕韻會引說文作曰聲即本也

黍部黏黏也从黍古聲戶吳切黏或从米作粘雍熙本繫傳同

以上糜饘之類

玉篇瀰部鬻羊六切鬻賣也又音祝說文又音糜廣韻一屋鬻賣也亦作粥姓周有鬻熊為文王師案說文鬻本音糜鬻也玉篇音糜亦糜字之誤也瀰之六切健也粥亦姓同余六切是玉篇一屋瀰說文鬻也余六糜也又以六切或作粥瀰同上廣韻一屋瀰說文鬻也余六切以見上鬻說文音糜也

瀰居言切粥也或為健廣韻二十二元健粥也亦作飥居言切瀰上同瀰籀文與玉篇小異瀰諸延切健也或作糏廣韻十三末糏糜也莫涼州謂粥為瀰或作糏撥切又亡結切瀰上同

食部饘之延切糜也餈同上廣韻二仙餈厚粥也諸延切
餬戶吾切寄食也或作糊粘餬同上廣韻十一模餬寄食又
是也或作 餬戶吳切 糜也使餬其口於四方

米部粖糜也說文作糲音同鬻 粰扶牛切糗也廣韻粰縛
按說文鬻鍵也玉篇聲雖轉脂入尤猶存古訓且 謀切粰粖
古均之尤同部此亦粰鬻聲近而相通之一徵也 糗之延
切亦作饘糟同上 粖力鳩切粰粖精饎也廣韻十八尤粖
也按粖說文鬻省作糅又省作糗亦作精淮南天文訓戊子 力求切粰粖饎
受制則行粰鬻時則訓仲秋行粰鬻鬻既作粰鬻當作粖是
粰粖即鬻鬻字而俗本淮南注已音浮欲魏晉以後又讀浮
流以爲饎之異名聲字譌異日以滋多而六書之義亡矣

黍部黏戶都切黏也廣韻十一模黏黏也粘
上同麴糊并俗戶胡切

酉部酏余支切米酒也甜也清酒也廣韻五支酏酒也戈支
酒移 切又羊氏切四紙酏酏
爾切

引鄭易鼎卦注云糝謂之餌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餌之爲
菜也是八珍之食同鄭司農說與周禮禮記注異此亦饘饘
之誤故以饘爲糝類云糝謂之餌也

酉部酏黍酒也从酉也聲一曰昔也賈侍中說酏爲鬻清移
爾切雍熙中繫傳作賈侍中曰爲鬻清 以爾反按鬻是糜字之誤

以上鬻糜之類

說文鬻部鬻粉餅也从鬻耳聲仍吏切鬻或从食耳聲作餌
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按周禮羞籩之實有糗餌粉養注粉稻米餅之
曰養又劉熙釋名云蒸燥屑餅之曰養臣鍇以爲皆非也夫
粉米蒸屑皆餌也非養也許愼曰養稻餅也臣謂炊稻米爛
乃擣之如黏然後蒸之不爲粉也粉養以豆爲粉以糝養上
也餌則先屑米爲粉然後浚之故許愼云粉餅也養之言滋

也熙也欲其柔釋其疑作而大也餌之言珥也欲其堅潔而淨若玉珥然也諸家之說莫精於說文也然待反

食部餅麪餈也从食并聲必郢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麥曰餅比郢反 又餈稻餅也从食次聲疾資切餈或从齊作餈或从米作粢雍熙本繫傳同疾咨反臣鍇曰或借爲齍盛之齍也

米部糟糜稻也从米曹聲讀若鄲徒感切雍熙本繫傳鄲作譚特感反

又食部飴米糱煎也从食台聲與之切籀文飴从異省作𩚨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糱牙糱也寅之切 餳飴和饊者也从食易聲徐盈切雍熙本繫傳同似傾反 饊熬稻粻糗也从食散聲蘇旱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楚辭秬粔籹蜜餌有粻糗也思但反

傳同臣鍇曰此今饘字春秋左傳曰饘於是鄟於是遮延反此饘之誤以檀弓音義正之注鄟也亦當作糜也鄟鄟健也从鬲屯聲徒魂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曰以鄟古聲戶吳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曰以鄟其口本當作此鄟魂徒反此鄟餛之誤

以上鄟鄟之異名

說文米部糜糂也从米麻聲靡爲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糜卽粥也美皮反此鄟糜之誤按繫傳於鄟下注云糜卽鄟也以釋字糜糜之不同聲本而實饘也徐但見說文舊本而云糜卽粥也謂糜爲鄟是小徐但見說文舊本而實饘之不同聲殆未深攷耳 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桑感切餾文糂从朁作糝古文糂从參作糣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孔子厄於陳蔡藜羹不糣也

食部饘糜也从食亶聲周謂之饘宋謂之餬諸延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春秋左傳饘於是也遮延反檀弓音義饘本又作飥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

謂之饘宋衛謂之餈諸家皆謂饘即餰或疑如尚書鳥獸氄毛之氄氄叢部又作茸雖然以二徐所載本文攷之一訓糜或作糜皆从米聲一訓糜从麻聲聲既各異又糜訓餈糜訓糗義亦不同且轉注爲六書之一餈糜轉注糜注糝不轉相注安得以餈饘爲古今字乎夫羹豆之糝酏與粻食之飪糝有吉凶之別而鄭注禮破酏爲餈與糝同科蓋餈饘互易承譌已久此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餈乃餰字解當作周謂之餈以此糜也與餰糜之異又習見餰多作饘遂校書者不知糜糜之異又移其解於此耳知此則餰糜之誤可類推矣

以上糜饘之異名

說文餰部糜涼州謂糜爲餰从餰麻聲莫結切糜或省从末作粖雍熙本亦糜字之誤餰悅反繫傳本繫餘同上糜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鍵爲糜从餰速聲糜或从食束聲作餗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謂菜爲菽義同此葦初生其筍可食孫卜反按許訓糜爲鼎實本易鼎九四覆公餗惟葦及蒲約詩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陳留謂鍵爲糜則別國方言各自爲義而醢人疏

石附醫糜字類異同

玉篇醫粉餅也如至切或作餌廣韻七志餌食也說文粉餅也仍吏切醫上同

食部餅卑井切麪餈也廣韻四十靜餅必郢切又䭔索䭔出食苑餌如至切食也餅也饘也饡養饡也思敢切餈疾資切餈饘也餚同上廣韻六脂餈飯餅也疾資切餚上同麋莫波切麋食也出異字苑廣韻八戈麋同莫婆切饘古刀切饘糜廣韻六豪饘古勞切饘糜

米部糕息感切以米和羹又粒也糝古文糂籀文廣韻四十八感糕糝糕墨子曰孔子厄陳蔡糝不糕也或作糝糝上同

玉篇米部無糜字廣韻糜故云糜粥而說文糜糝之解遂不復見糜武悲切在脂部糜麋爲切在支部廣韻五支糜麋爲切糜粥按廣韻以糜爲糕同說文一从米聲一从麻聲亦何嘗自亂於字書矣不知糜音糜韻部分原自井然而說類玉篇廣韻皆云饘糜則糜之爲糝饘之其例邪且饘爲糝糜無可改由饘以推餌餈之等知饘必不可併於餈至

玉篇米部不收糜字豈以鬻部鬻字注云說文又音糜遂以糜爲鬻之重文而併之耶然玉篇重文各以偏旁往往三四見獨併糜於鬻此又必無之理也總之賈許之學至魏晉而淪在好學深思者得間以求之耳

右附糜饘字類異同

經典釋文禮記檀弓饘本又作餺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衞謂之餈　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林云淖糜也

月令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

內則饘之然反厚粥也　酏羊支反薄粥也　粥之六反又羊六反　糗起九反又昌糾反　餌音二下同　酏讀曰餈又作餈之然反又之善反　餈本又作粢自私反下同　糝西感反　和糝上胡臥反下三敢反下同　酏讀爲餈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餈同　餈本又作餈又作餈並同之然反又音粢

音贊

儀禮士喪禮鬻本又作粥之六反又音育

既夕禮餌而志反　粥之六反劉音育　糜亡皮反周禮籩人餌而志反又音二　糗去九反餅必領反

醢人糝素感反餘音速餈之然反

春秋左氏隱十一年餺音胡鬻也說文云寄食　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

僖二十八年饘之然反糜亡皮反　按此音誤也既云亡皮反字當作糜

昭七年饘之然反爾雅餺饘也　鬻之六反孫炎云淖糜也

餺音胡

莊子讓王飦之然反字或作饘廣雅云糜也一云紀言反家

語云厚粥一音干謂干餅粥之六反又音育
爾雅釋言餬戶吳反說文云寄食也　饘之然反
糜靡爲反粥之稠者曰糜　鬻之六反字林亦作粥云淳糜
也又與六反
按陸氏釋文古今竝錄諸家異讀采拓勘遺其閒紕繆未遑
是正故糜糜莫辨餐飧不分然由是可知許解鬻以糜鄭注
酏以饘饘有餅訓飧有贊音其爲功於小學亦不淺矣
亯部羹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一曰鬻也常倫切篆文羹作
羹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孰諄敦从此會意是倫反
鬻部飦糜也从鬻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
飦之凡亯之屬皆从亯許兩切又普庚切篆文亯
作亳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尚書曰亯多儀儀不及物惟曰弗亯亯
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軒庚反

从食壬聲如甚切古文餁作朕恁亦古文餁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
論語曰失飪不食而沈反又曰恁心所齋卑下也而沈切說
文如甚切又按李舟切韻不收此亦古文餁字惟於侵韻作
人心切寢韻作人荏切並注云說文下齋疑此重出按韻會餁引說
文火孰也本作餁从食壬聲引論語失餁不食不
言徐曰是論語曰七字許氏本文臣鍇曰三字衍
鬻部鬻亯也从鬻者聲章與切鬻或从火作煮鬻或从水在
其中作鬻雍熙本繫傳同
又亯部建首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
亯之凡亯之屬皆从亯許兩切又普庚切篆文亯
作亳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尚書曰亯多儀儀不及物惟曰弗亯亯
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軒庚反

土部墯射泉也从土臺聲讀若準之允切雍熙本繫傳同臣鍇曰所謂墯的也今多借準主閔反

玉篇臺市倫切熟也臺同上音部

廣韻臺說文曰孰也凡從臺者今作享同十八諄

玉篇音虛掌切覩也當也獻也孝經曰祭則鬼音之今作享

享同上俗作烹本誤作享又許庚匹庚二切亭毒文喜部首

廣韻亨通也或作亯許庚切又匹庚許兩二切十二庚亨煮也

俗作烹撫庚切又許庚許兩二切同上音許兩切獻也祭也臨也向也欲也書傳云奉上謂之音亭上同亦作享三十六養

按音獻之音許兩切音飪之音普庚切音烹通之音許庚切本屬一字

篆作亭隸變作享或省作亨漢張公神碑元享利貞作享劉熊碑子孫亨之作亨並見洪氏隸釋非若今字亨必讀許庚享必讀許兩也至从臺之字亦作享而臺不復見經傳矣唯鄭氏周禮司裘注有臺字音義云諸允反本亦作準乃墯字之假借也內則有滫蒸滫毋鄭訓滫爲沃以下煎醯爲蒸沃之以膏爲滫義元可通竊意滫蒸滫毋亦糝酏之類滫爲臺字之借毋爲糜聲之譌則此鬻當作糜非鬻鬻之鬻識以俟攷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愼校

南菁書院

武進莊述祖葆琛著

五經小學述二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燃其膋不爨取稲米舉樵窒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稲米爲酏注膋腸間脂舉或爲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稲米則似今膏屬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正義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燃也則似今膏屬矣者似漢時膏屬以膏煎稲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酏當從餰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字當從餰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稲米故改酏從餰也禮記疏

釋文肝膋音遼徐音勞幪之音蒙舉焦字又作燋子消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浚所九反狼臅昌録反徐又音

燭爲酏讀爲餈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餈同臆音憶膮矣本又作餕又作膮並同之然反又音贊

按鄭注以肝膋爲八珍之一酏與糝爲周禮之酏食糝食賈公彥醢人疏云餈糝二者皆有肉上糗餌無肉則入饊此餌米肉俱有名之爲糝卽入豆是糝有肉酏亦當有肉矣鄭亦以酏食糝食皆有肉不同糗餌粉餈故內則與八珍並記之然酏讀之然反當從饘糜之饘不當從餈餌之餈則饘餈不辨其來久矣又謂狼臅膏爲臆中膏鄭注獸人冬獻狼夏獻麋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狼膏唯見於此麋之用見於經傳者甚多不必膏也又差豆之實四時之祭皆有之不必冬夏鄭注四時之膳膏自牛膏臊犬膏

臊雞膏腥羊膏羶不言麋膏狼膏且麋卽有膟狼宜用脯易言雉膏亦斟雉以膏非謂雉之膏則狼臆中膏亦所未詳也上脂膏以膏之疏云疑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則膏無所用小切矣說文無臅字从蜀从昔之字聲相近周禮簉魚鼈音義引莊子冬則臅鼈於江國語豬魚鼈宋庠補音豬或作臅又作膞說文膞刺也从手藉省聲無臅字廣韻簉臅同在覺韻簉取魚箔也士角切臅引莊子側角切又音踔簉又見陌韻刺也引國語測戟切又見昔韻打也秦昔切黃公紹韻會則以臅爲簉覺韻有臅無簉集韻又以簉爲捵此从蜀从昔聲字轆轉之譌也往往通借葢狼臅卽狼籍也注又言似今膏羶說文無羶字玉篇云饘子旦切以羹澆飯也羶古文是羶爲說文饘重文今本脫耳羶从食羶省聲字亦作羶俗譌作羼讀之然反又音贊與餐音同字異也漢時膏羶之法劉熙釋名云肺膞今本作膰太平御覽作膞

饘也全米糝之如膏饘也說文云膞切孰肉內於血中和也讀若遜肺膞一名膞饘馬融周易注有骨謂之肺廣雅云肺脯也孰肺內血中濡炙之謂之肺膞和以稻米謂之膞饘以肝膋爲酏亦若此矣則未知其爲肝與未知其爲肺與然既言酏必有肉肝與膏皆非肉也齊民要術有肝炙其法似肝膋葢本之鄭注耳說文云膫牛腸脂也詩曰取其血膫或作膋既言狗肝則其膋非牛腸脂矣以詩信南山及禮郊特牲祭義證之膋專指牛牲言非泛言羊豕犬齊民要術肝炙法云以羊絡肚厮元注素干反廣韻脂裹橫穿炙之不言膋也則記言其膋狗肝當爲朐肺字之誤謂牛肺也說文云朐脯脡也何休公羊解詁云屈曰朐伸曰脡昭二十五年取朐肺者便幪之以膋濡炙之者濡血炙之言膋則必有血也上和糝不謬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肩之糝謬則不矣以米和羹謂之糝糝則不謬肺膋言不謬和稻米可知上炮言爲稻粉糅滾之以爲酏以付豚疏謂酏爲粥說文云賈侍中以酏爲饘清稻粉不得有饘清而饘清又不可付豚是酏亦當爲饘糜之饘矣肺膋言取稻米舉糅滾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法與炮同唯稻粉稻米異耳葢豚全用粉脯析用米狼籍盛也小切牛脯盛置其膏中所謂薄脯是也是炮與肺膋皆可以爲酏食矣糜之類有糝有饘羹熬即今餻也玉篇廣韻皆云餻糜糜讀莫波反字苑別作麾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閶社邱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

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楚辭天問

按王逸注引邵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又謂堵敖楚賢人皆甚可笑者古均文不與勝協而子文之事亦與吳光無涉洪興祖補注本有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邱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以有是淫是蕩之文故王注從而誤解知今本爲傳寫之失也左傳吳入郢以班處宮史記楚世家吳兵入郢昭平王之墓故曰環閭穿社以及邱陵陵與勝均蓋以吳喻秦也是淫是蕩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蕩與長彰均堵敖楚文王子熊囏也左傳莊十四年楚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史記楚世家楚文王熊貲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爲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

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四十六年爲太子商臣所弒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十八年楚堵敖囏元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楚成王惲元年魯文公二年楚穆王商臣元年以左傳核之唯楚穆王商臣元年爲合則以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顓見於文元年經也至堵敖成王之事不見於經左傳亦不言其弒立無年月可攷故約略書之然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荆入蔡皆見於經者也楚滅息在莘役後入蔡肹左傳莊十九年楚文王伐黃六月庚申卒是莊廿年爲堵敖元年時堵敖成王皆幼豈有羈卯之年遂行篡立之事哉左傳莊廿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君弱故也莊卅年楚公子元歸自

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葢成王之篡堵敖當由子元之所廢立子元外而子文爲令尹至僖廿三年楚人伐陳子文以爲成得臣之功使之代已其閒三仕三已雖不盡可攷然堵敖之時主少國危公子元以庶孽執國政有無君之心而若敖氏世爲令尹子文早有霄主庇民之望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其必出子文而後弒堵敖而後處王宮此可以事理推而知也方其是淫是蕩包藏禍心子文必早言之故曰吾告堵敖以不長吾當爲悟覺也覺告君以禍亂之萌漸于是子文不容於楚矣吾意堵敖之欲殺其弟必子元教之熊惲奔隨自隨襲弒堵敖必子元啟之彼將還玩二君於股掌之上以陰肆其毒及身外而弒上自予之辜狀始暴露於國人然後知子文之忠不已晚乎葢悼堵敖之被劫殺大禍而終未悟以痛懷王也子蘭與鄭襲比以致懷王客死於秦其入武關也太子爲質在齊而楚大臣欲立懷王子在國者賴昭睢言而計沮是子蘭陷君父於虎狼之秦意在奪適而自子故援子元之比以誅其心此子蘭所以聞而大怒也悲夫環閭穿社以及邱陵葢豫見拔鄢郢燒夷陵之禍矣其如項襄君臣之不悟何哉太史公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知招魂哀郢之志斯知天問之志與一本以下有楚字弒作誡葢皆傳會王注而妄改者也

擇於諸母與可者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禮記疏二十八

按傳御之屬孔不釋其義而陸亦無可音里師相授讀可如

字列女傳魏節乳母章引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可作阿讀烏何反說文云娞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是可者之可字當作娞可與阿皆假借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疏引鄭內則注傅御之屬以爲諸母之外別有傅姆御之屬以爲諸母之外別有傅姆御妾之等有德行者可以充三母也是賈亦讀可如字故彖傳傅姆與妾御釋之其實鄭專指妾御言可讀阿廣雅云阿近也鄭於毛詩箋以傅御爲貳王治事是訓傅爲貳按列女傳衞宗二順有衞夫人及其傅妾傅妾卽鄭注所云傅御明傅訓貳非訓姆也蓋謂諸母是父之眾妾其近者則眾妾之貳若左氏傳使助薳氏之簉是也然父之眾妾旣謂之諸母則可

者必非眾妾之貳何也三母皆尊於乳母故鄭於三母之不言士妻食乳之而已明乳母不得與三母竝也蓋諸母之外唯有女師女師者諸母之師也旣爲諸母之師故擇以爲子師後世阿保之名由此起也曾子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鄭氏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適妻子者明不必長子也又引內則之文以證之歷舉子師慈母保母并食母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無諸母可者之別而皆謂之庶母明可者眾妾之貳也彼眾妾之貳與諸母等乎抑與諸母異乎皆爲之小功乎若賤者則謂之乳母矣若非賤者

則亦庶母也又奚必殊其文曰與可者乎是可者之爲女師
無疑己女師謂之姆說文云姆女師也从女每聲
讀若母經典作姆鄭士昏禮注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
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疏謂漢時乳母與古時乳
母別明五十無子者不得食乳之鄭特況以漢法非謂姆爲
乳母也女師之爲三母者與外傅同無服非庶母慈己者比
也凡乳母庶母慈己者之服皆父之妾特有貴賤之別耳士
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大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國
君之子無服則禮曷云慈母如母也曰傳固言之矣妾之無
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
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

也魯昭公齊歸之子其十一年五月齊歸薨明非妾子之無
母者昭公以父命爲母之服服君命教子之慈母故孔子非
之何也天子練冠以居庶子王爲其母之服也與尊者爲一
體不敢服其私親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與公子大夫
之子以厭降者異慈母如母三年者庶子不爲父後故得申
父卒爲母之服父在則各以其等降也若庶母慈己者之服
以慈己加又與士爲庶母緦以名服者異妾爲君之長子與
女君同三年而適妻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加於士爲庶母
之服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三母之名同而諸母與可者不可
不辨也繼諸母而言可者明是傅姆非御妾也
汝乃是不震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

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正義曰㝵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尚書疏十七

釋文㝵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亦作㝵

玉篇苜部㝵武郎切周書云汝乃是弗㝵㝵勉也

廣韻十一唐 㝵莫郎切勉也

王光祿鳴盛云㝵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嗇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泰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卽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僞孔改也

按孟有勉訓古音孟與芒聲相近固不待言然書本作㝵以馬鄭王皆訓勉遂改作孟終不得其說凡破讀必形聲相近之字而孟與㝵非形亦非聲也何以知其譌轉之由㝵既讀芒嗇亦非聲古音芒嗇本不同部且嗇卽是聲侵从何部玉篇从苜尤謬於六書之義概無取焉說文癟病臥也从瘳省㝵省聲㝵籀文㝵从宀㝵聲瘳宀皆部首也卽偏旁

玉篇㝵且荏切癟臥也

論語曰寢不言寢竝同上瘳是㝵爲寢室之㝵籀省作寢雖古今字通借相梡而部分猶自秩然

廣韻四十七寢 寢室也臥也七稔切寢上同見說文寢上同見經典㝵說文曰病臥也是寢既訓臥又通作寢故別瘳部之癟爲病臥不知凡从宧者如寤寐之等皆瘳省也唯病从

瘳丙聲訓臥驚病也丙即病字之省則瘳於病無施明矣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又釋姿容云寢權假臥之名也寢侵也侵損事功也是俗字以寢亂寢之證然寢室與瘳臥未始無別也蓋說文寢聲从侵本隸會意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也會意小徐本雍熙本是寢取埽室布席之義當次室下從廣韻云臥室也从宀从侵侵亦聲瘳聲从寢籀文寢當從玉篇云寢臥也从瘳省寢省聲不知何時刪寢解之室字爲臥也改瘳解之寢字爲病臥也而兩字之梡爲一自說文始矣漢隸瘳借夢故瘳作寢見張表碑又隸引作引與仁相近是寢即瘳之隸省蓋尚書今文如此而馬鄭王所見古文或別作瘳而聲轉讀孟瘳孟同毋字也訓勉至東晉古文

則讀從古文而字又誤從今文也然不寢見周書度邑周公營洛本武王度邑之訓故述以告成王乃當爲仍言成王聽度邑之訓而能即武王之未定天保具明不寢乃時思不長久哉不寢之義較不孟爲長東晉古文存此誤文其有功於伏生所授不尠也

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傳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冀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正義云攷工記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以冀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又云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本衍大保必冀於位六字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

故不得執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據此可證以介於尊本誤作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圭爲守圭之誤禮之名也據此可見同爲爵名雖本鄭注亦無別證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又云鄭氏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尚書

按東晉古文尚書傳於同瑁多本鄭氏說疏雖附傳時有疑義此疏優於傳也三國志虞翻傳注翻別傳載翻奏鄭氏解尚書違失事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同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又云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又云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然鄭固失之虞亦未爲得也攷之古文周卣卣字作㠯載欽定西清古鑑寅簋卣字作㠯載宋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與冒字形相近其器在揚州洪氏古加𠙵通卣以奉鬯舉以奠之白虎通義爵篇引尚書再拜興對乃受銅無瑁字元大德本如此俗本從東晉古文增瑁也二字古者喪不貳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天地社稷之祭吉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天子爲天地主諸侯爲社稷主主其祭也雖三年之喪不敢廢重其受之於先君者也重命也重父命也重君命也重天命也一也天子諸侯之踰年卽位與天子之

既殯而受顧命雖於禮行之有漸而其不可以喪禮行之一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諸侯亦有受顧命禮乎曰有之推諸侯之踰年卽位知天子亦踰年卽位推天子之既殯而受顧命知諸侯亦既殯而受顧命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衣士服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曰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也諸侯之顧命父命也其受顧命與天子同乎曰諸侯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明臣無自爵之義固然而諸侯踰年卽位踰年可以卽位則旣殯亦可以受顧命其與三年喪畢受爵命於義兩無傷也且諸侯之適子固已誓於天子矣胡爲不可以受其父之顧命乎受顧命之禮子受之於父卽臣受之於君卽天子受之於天其不可以喪禮行之明矣諸侯受之於天子猶天子受之於天也重命也此天子諸侯之禮異於士禮者也顧命一篇記天子受顧命之禮非記天子之喪禮也唯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是承成王崩而言葢受顧命諸臣旣受命則集於庭不敢遑王崩則所以保護嗣王者不敢忽故必言大保命嗣王受顧命於路寢則大僕掌之故言伯相命伯相伯長也僕人師也射人師亦在焉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也路寢寢宮也殯宮可行吉禮乎曰然然而天子之受顧命固不可以喪禮行之也受顧命之禮所以正先君之終卽位之禮所以正嗣君之始聖人之制禮未嘗不關盛衰焉補

依綴衣牖間南鄉此新陟王之憑玉几以道揚末命者也伯相所正之服位先王之服位也受父之命於此受君之命受天之命於此非一家之事比也安得以喪禮行之故王麻冕黼裳吉禮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吉禮也卿士邦君蟻裳於此無事則變其裳色明以受顧命爲重故執事者皆從吉禮也大史秉書顧命之冊書也受命必祼大保承介圭上宗奉畀卣皆所以行祼禮者也畀殷鬯也卣鬱鬯尊也介圭祼圭也不言瓚何以知非鎮圭大保秉璋以酢璋瓚也言璋不言瓚知圭瓚亦不必言瓚也王受卣不言受瓚受卣則受瓚從可知三宿宿摘也摘引也挹卣以實瓚也三祭祼也三祭祼也三祭畀也大保受畀降然後取異畀及璋瓚以酢不言升者亦從

可知授宗人畀然後拜受畀然後祭嚌不言璋亦從可知王祭而不嚌大保嚌而不啐禮有降殺也大保不言宿略也宅亦託也奠畀也不言上宗奉畀卣降從可知也故王以下皆不言降大保獨言降言其以諸侯出也至是而受顧命之禮畢矣昌爲於廟門俟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氏注云受矢於文王廟門之外廟門俟者俟王受享於廟也王不行朝覲之禮而諸侯不敢不享者明臣禮也其臣職也王出在應門之內者辭禮於諸侯也諸侯入應門再拜稽首奠圭奠幣者王不受朝諸侯不敢不享也王義嗣嗣當爲詞詞辭也義辭固辭也則圭幣皆還之矣王進至宁而答拜大保芮伯進而告誡於王王乃報誥於諸侯自此以下爲康王之誥

終之以王釋冕反喪服則諒闇三年天子之喪禮也故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此天子諸侯之禮同於士禮者也故經者常也五常之道也聖人所以立萬世之法也書之敎疏通知遠由天子之禮之異於士禮者而益明天子之禮之同於士禮者然後一箇一冊無不可爲萬世法先儒於顧命之篇聚訟久矣故即同瑁之異文而推衍其說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詩疏二之二

釋文能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說文心部慉起也引詩能不我慉蓼莪附我畜我箋亦云畜起也嘗綜論之毛傳爲興說文爲起鄭箋爲驕其義互相足驕樂正興起之誼箋申毛非改毛也王肅好難鄭改傳興爲養正義反斥慉興爲非賴有孫陸兩家所引藉以攷正學者可知擇所從矣

按說文所引雖是毛詩而慉起之訓未必卽合傳義且蓼莪以起訓畜與王肅訓慉爲養皆慉畜之借亦未甚相遠也以文義求之不能我養就既棄之後言繹就其深矣以下三章皆追數昔事冀其悔改故曰昔育恐育鞠又曰不念昔者唯比予于毒及既詒我肆始言見棄耳毛詩多假借傳亦多假

借說文女部嫸媚也媚說也詩借慘爲嫸傳借興爲嬿言不能我說反以爲讎也推所以見棄之故非言既棄而不養王義迂矣鄭訓驕者亦驕寵意與說互相足又可爲臧說廣一義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砠矣傳石山戴土曰砠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爲砠孫炎曰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砠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詩疏一之二

釋文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毛公云宇之誤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毛此注及下釋與爾雅同確本亦作砠同七餘反毛云石山之戴土也

臧用中庸拜經日記此當從毛詩傳孫郭本爾雅誤也本是土山石載其巔故形崔嵬然崔嵬曰上石也且薦也砠从且石在下若且薦土然故曰砠砠目下石也說文山部砠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砠矣釋名石載土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崔巍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同

按釋文謂傳與爾雅同則正義所引爾雅爲孫叔然誤本無疑郭襲孫注故亦誤臧用中云

陟彼砠兮傳山無草木曰砠正義曰釋山云有草木曰砠陟彼砠兮傳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砠傳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詩疏五之三

釋文岵音戶毛云山無草木曰岵此傳及解岵其爾雅不同

王肅依爾雅岵音起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岭注皆見詩釋文岭三蒼字林聲類

並云猶岵字院孝緒字略音古開反

說文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岵山無草木

也从山已聲詩曰陟彼岵兮

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

木曰岵岵圮也無所生出也

段氏玉裁詩經小學爾雅說文皆詭與毛傳相反岵之言瓠

落也岵之言芟滋也臧用中從段義

王學士引之曰崔嵬字岨字當以說文釋名正爾雅之譌岵

岵當以說文釋名正毛傳之譌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抑諸本皆脫浦鏜校增然而美者其

額上揚廣兮又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

額貴闊故言揚廣揚詩疏五

二

按假樂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正義曰抑傳以抑抑爲密則

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抑抑密也釋訓文抑抑本訓密而毛

又訓美知抑別訓美毛公必有所受不必盡同爾雅也揚謂

眉上詁訓最古東漢以下章句家皆無之并不見於爾雅唯

毛詩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揚且之顏也傳揚廣揚而顏

角豐滿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及此傳凡四

見而皆無箋是鄭氏注經時古訓詁已多不傳者矣何以明

之禮玉藻記盛氣顚實揚休鄭氏注云顚讀爲闐揚讀爲陽

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玉色注云色不變也說文顚頂也鄭必破字爲闐知注禮在箋詩前以揚與顚不類也今以毛義推之揚眉上廣休讀爲煦攷工記夫角之本麼煦烝也說於剝而休於氣注文言氣之盛上滿顚頂烝於眉宇之閒也文選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幾滿大宅李善注云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周書官人作陽喜大戴記同陽揚同卽眉宇之閒五氣必見於眉宇故有陽喜有陽怒而皆謂之陽氣之見於眉宇者也盛氣顚實所謂幾滿大宅也實滿也毛詩有實其猗傳盛氣顚實揚休玉色卽以爲詩之義疏也可莊子秋水曰北洋音義司馬崔云北洋猶望羊仰視貌釋名望作佯佯陽也

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史記孔子世家曰皃如望羊本皆誤皃作眼說文皃望遠合也家語作曠王肅注望羊遠視也陽氣卽盛氣之烝於眉宇之閒者也揚陽羊佯洋皆一字之通借也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正義曰如惔之字說文作炎訓爲小熟也灼炎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字故云如火灼爛之矣詩疏十二之一

釋文如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燄說文作炎字才廉反小熟也

段氏玉裁云毛詩本作如炎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

作如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如惔六字而毛詩之眞沒矣此傳曰炎燔也瓠葉傳曰如火曰燔說文燔爇也炎小爇也爇加火也與毛傳合而今詩譌炎改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

按雍熙本說文引唐韻炎直廉切繫傳朱翔音長廉反廣韻二十四鹽炎字林云小熱也直廉切玉篇炎徒甘切燎也小熱也又惔徒甘切憂也是玉篇訓與毛傳說文合讀與節南山音義徒藍反雲漢音義音談同蓋毛詩以惔炎音同假借非後人妄改也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甯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助

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詩疏十八之二

按疏誤會傳以百辟卿士釋先正并疑箋亦承傳爲說與月令注所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者不同反覆辨論以申其義不知傳本以百辟詁羣公以卿士詁先正合傳於經時文在羣公先正經下故不別出羣公先正句及附箋於傳又逕箋本注在經胡甯忍予下傳百辟卿士也與文武爲民父母也相連故增入先正二字以別之猶經典釋文單行本割截經傳二字標音義之上是也至箋所謂百辟卿士雩祀所及即據月令成文以釋傳安得自生異同又傳文武爲民父母也文亦在父母先祖經下故不別出父母先祖句先祖二字亦附箋時增入傳止言父母不言先祖箋先

言先祖後言文武明以先祖謂后稷父母謂文武疏又誤讀傳先祖文武句爲民父母也句以先祖父母爲一知其難通又言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曲申其說不知鄭前經后稷不克篹云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鄭既以后稷爲先祖則不應又以文武爲先祖明矣先祖于摧篹不言文武則此先祖非文武又明矣先祖已見前經故傳止言父母謂文武之義疏既不知先揃去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二句又不知後增入先正先祖四字過泥傳文致有斯謬今傳既別行應增入羣公父母四字經句既完傳義自明矣

興舊耆欲作率慶士注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正義曰興舊耆欲作率慶士注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事也言孔悝能起發依循善事禮記疏四十九

釋文耆欲市志反

按鄭注不解耆欲至謂能興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是二句爲美文武之辭而正義乃謂自作率慶事以下皆指孔悝顯違注義又讀耆爲市志反以爲耆欲所爲則鄭所闕疑而必強爲之說者也釋文亦同蓋耆欲皆假借字耆爲槭省釋言曰槭拄也說文無拄字槭讀如支字亦作支國語天之所支韋昭注亦云支拄也易振恆說文作槭恆以同聲轉借槭章移反振章刃反鍾鼎古文以耆爲振亦假借也欲當爲俗字之誤荀子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倞注俗當爲欲劉熙釋名俗欲

也俗人所欲也俗欲字本相近言文叔能興舊典以振末俗
也次句當從鄭讀

湘陰吳光堯
長沙王先愼校

詩書古訓一

南菁書院
儀徵阮元芸臺著

詩

尚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　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樂記詩言其志也　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

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

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

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

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

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

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

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娀傳有娀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其有娀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

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類物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益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是刈是濩

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眞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罔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

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墨子尚賢上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開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列女阿谷處女傳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巳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益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卷九

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 注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蘩爲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蘩采蘋雖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昭元年傳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注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責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

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

甘棠注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閒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

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巡狩篇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摽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禍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注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新書禮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衞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皭皭容人之混污然詩曰我必匪鑑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卷九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

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衞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衞君使人憩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衞宗二順傳傅妾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衛詩云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

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
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
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
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注詩邶風也取其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
衣之三章注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衞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
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
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
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
姑過而爲之厚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
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衞夫人
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
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

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涙者死之日宮女練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衞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謔浪笑敖

爾雅釋詁謔浪笑敖戲謔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
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卷一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
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卷一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

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故非
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
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
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
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
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
厲淺則揭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注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苫人先濟

國語魯語下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泰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泰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　注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　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緜膝以下爲揭緜膝以上爲涉緜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

韓詩外傳卷一仕之善者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

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春秋左氏傳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春秋繁露竹林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九毋曰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列女晉趙衰姜傳姬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　息君夫人傳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楚昭越姬傳越姬曰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絶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燕爾新昏不我屑以

列女晉趙衰妻傳又曰譆爾新婚不我屑以葢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

白虎通嫁娶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列女王陵母傳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母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申論法象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禮記檀弓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閒居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韓詩外傳卷一宣子曰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說苑至公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成功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漢書元帝紀紹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

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谷永傳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拯之

式微黎侯寓於衞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黎莊夫人傳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式微胡不歸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註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呂氏春秋重言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

韓詩外傳卷一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捐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故中必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卷九是

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有力如虎

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虐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魯之母師傳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无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卷一傳曰山鋭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

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徒狄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其虛其邳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楚處莊姪傳姪曰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外傳卷一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貽我彤管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柏舟其姜自誓也

孔叢子記義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矣靡它

列女漢孝平王后傳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矣靡他此之謂也

副笄六珈

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委委佗佗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齊桓衞姬傳乃立衞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衞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鶉之奔奔刺衞宣姜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有賦鶉之奔奔注鶉之奔奔詩鄘風衞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韓詩外傳卷九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朋友之言也回之所

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注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國語周語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注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陳寡孝婦傳孝婦曰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闚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

列女陳女夏姬傳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娉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

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孌色殞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

漢書王尊傳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注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

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五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六子夏曰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閒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

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列女衞二亂女傳蒯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
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
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
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
齊人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
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
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列女趙悼倡后傳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遷遂見虜於秦
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 殺倡后而滅其
家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其是之謂乎 定十年傳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蹴然改容曰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

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
外篇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
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
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
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　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
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
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

此也王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
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
遄死　卷九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
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
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
白虎通諫諍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
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
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列女鄒孟軻母傳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韓詩外傳卷二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

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中論虛道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春秋左氏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注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列女許穆夫人傳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辭惠而遠識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韓詩外傳卷二嬰曰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秩而踞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衞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女之志則豈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變權乃得爲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懷其常道而挾其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注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卷二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陶答子妻傳婦曰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

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魯公乘姒傳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自齊聘于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注淇澳詩衞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孔叢子記義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中論虛道衞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

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　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說苑建本學者所以友情治性　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列女班婕妤傳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　班婕妤之謂也

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記義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碩人閔莊姜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

列女齊女傅母傅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治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

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禮記大學詩云嚙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

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鄉人也 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詩外傳卷二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卷九 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

衣錦褧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譚公維私譚子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楚莊樊姬傳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注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魯宣繆姜傳姜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列女魯季敬姜傳康子嘗至敬姜閽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閟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醻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子曰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夫處飢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木瓜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宣子賦木瓜註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孔叢子記義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新書禮故禮者所以慉下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 實 校

詩書古訓二

儀徵阮元芸臺著

王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新序節士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列女魯漆室女傳漆室女曰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列女魯莊哀姜傳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後漢書張奐傳論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葛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註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晏子春秋諫下公曰創人之居殘人之墓淩人之喪而禁
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吾敢不許乎
白虎通崩薨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
漢書哀帝紀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外戚傳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息君夫人傳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
梁寡高行傳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趍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无以爲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鄭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

瀍風漢書地理志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雒

左洫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

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

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緇衣國人宜之

孔叢子記義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注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緇衣注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

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注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言可畏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呂氏春秋先己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

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韓詩外傳卷二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賦鄭之羔裘　注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以美韓子　宣子曰起不堪也

晏子春秋雜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列女楚成鄭瞀傳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且王聞吾死必
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誡
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梁節姑姊傳婦人曰被不義
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
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
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倒而投之君子曰彼己之
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二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
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
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
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卷九晏子曰鄧
聚爲吾君主烏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烏之故而殺
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烏而輕士是罪
三也天子聞之必將敗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
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
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解狐曰
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

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韓詩外傳卷二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君爲人子者則願以爲子爲人臣者則願以爲臣爲人兄者則願以爲兄爲人弟者則願以爲弟爲人友者則願以爲友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　卷九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

洵美且都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旗賦有女同車注有女同車取其子之志洵美且都愛樂宣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列女楚白貞姬傳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張湯母傳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

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

倡予和女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柳賦蓆兮 注蓆兮詩取其倡予和之 女言宜子倡己將和從

列女魯公乘姒傳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詩云簟兮簟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太叔賦褰裳 注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游賦風雨 註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漢書地理志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雞鳴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孔叢子記義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

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顚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

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
大喜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
也
孔叢子論書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
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
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
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
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
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
此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
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魔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說苑復恩舟之僑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

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鹽鐵論地廣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
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
斯之謂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

中論務本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
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
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展我甥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
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
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
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
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
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魏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

汾一曲寘諸河之側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列女魯秋潔婦傳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彗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少也嗛乎其廉不可劌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魯寡陶嬰傳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卷九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列女魯臧孫母傳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

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河水清且漣猗

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伐檀刺貪也

孔叢子記義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漢書王吉傳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盡心上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春秋繁露仁義法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韓詩外傳卷二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李離對曰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潛夫論三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

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說苑修文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列女齊田稷母傳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

子兮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碩鼠刺重斂也

鹽鐵論取下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

說苑善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光琦謹據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本與呂氏春秋舉難擊牛角疾歌高註歌碩鼠也相合今本說苑作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勤也顧見卽碩鼠字之譌耳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卷二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白虎通諫諍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卷二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新序節士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

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

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唐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漢書地理志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

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

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邁宛其死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

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儉不中禮

孔叢子記義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鹽鐵論力耕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

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印段賦蟋蟀詩唐風曰無

樂無荒良士瞿瞿

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列女密康公母傳其母曰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无

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列女楚子發母傅使人數之曰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卷二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致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我聞有命

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齊侯將與魯侯會夾谷孔丘相魯以公退會事曰士兵之齊侯聞之遽辟之注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願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衒名無願利害而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郤使汝願者

鹽鐵論執務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
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
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
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荼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秦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
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
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

偕行及車鄰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列女齊孤逐女傳王曰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
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詩云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漢馮昭儀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逸
出圈攀欄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
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
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君
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云見

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禮義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楚於陵妻傳妻曰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卷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
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
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
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中論爵祿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
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
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
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
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孔叢子記義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由以非罪執
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
於子路以人衞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
子曰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
古人不以爲多
歟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

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注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同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秦穆公姬傳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陳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婆其下此其風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後漢書王符傳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卷二子夏對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

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列女楚老萊妻傳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卷九北郭先生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婦人曰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

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列女陳辯女傳詈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列女陳辯女傳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

其梅則有其鴡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鴡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檜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自檜以下無譏焉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齊杞梁妻傳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曰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於是楚王發使二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邊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注歡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三百赤芾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注鵜鵜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春秋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旛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國語晉語第十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鄍之也夫鄍而效之鄍又甚焉效鄍非義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心

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詮言訓賈多端則貪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身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韓詩外傳卷二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口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說苑反質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鳴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

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列女魏芒慈母傳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孝經聖治章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禮記經解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大學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荀子君子篇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議兵篇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先已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治故善譽者不於譽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定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

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欲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楚昭貞姜傳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醢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醢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

疑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卷九士裼衣縞著未嘗完也　糲麤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凡國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

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豳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歙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國祭蜡則歙豳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

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陳王業也

孔叢子記義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

後漢書王符傳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

微防萌以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七月流火

漢書律厤志哀公十二月冬十二月流火建戌之月也是

月也畢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

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

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

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

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春秋左氏昭四年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注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

孔叢子記義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韓詩外傳卷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春秋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

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奪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

狼跋美周公也

孔叢子記義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

德音不瑕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孔叢子廣訓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一終

長沙王 寶
湘陰吳 宗 實 校